



◎ 梦回景德镇

□ 辛耘

景德镇,仿佛一个梦,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从景德镇回到许昌,我常常在寂静的深夜聆听来自景德镇的瓷器与心底碰撞的声音,仿佛闻到了景德镇泥土的芬芳,陶泥的味道在我的梦境中弥漫。

我怀念梦中碧如玉带的昌江,涵养了千年不衰的景德镇陶瓷文化,哺育着景德镇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、名家大师;我怀念昌江两岸照亮景德镇古城的万家灯火,和那灯火阑珊处迷人的陶溪川国际瓷器大集;我怀念昌江满载瓷器川流不息的帆船,在千年风雨中日夜兼程,把精美的瓷器运往世界各地,使梦想成真。

初见景德镇,清澈的昌江像一条玉带绕着古城缠绵而过,在暮色和江水氤氲中,透着几分南国春日里的暖意。吟诵着明代诗人繆宗周的动人诗句“陶舍重重倚江开,舟帆日日蔽江来;工人莫献天工巧,此器能输国材”,我来到景德镇,寻访三宝国际陶艺村。

走在山谷溪边,双脚虽沾泥巴,我心中却似那飘来荡去的云雾,湿漉漉、温润润的,溢满感和欣喜。

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昌江上游的景德镇,以生产陶瓷蜚声世界。它是古代瓷都,生产陶瓷的历史长达2000年,现在仍然是以生产瓷器为主的工业都市。景德镇以前叫新平镇、昌南镇,宋真宗以其年号“景德”命名,从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至今。景德镇能以皇帝的年号命名,这在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的事,应该说是一种殊荣。

行入山谷深处,便是瓷源。三宝有1000多年的瓷土开采历史,因在五

代时期日产优质瓷土价值3个金元宝而得名。朋友告诉我,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三宝,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只是一个小小村庄。1998年,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陶瓷艺术家李见深,在三宝村租了几间民房,开始进行陶瓷创作和国际陶艺交流。

景德镇以其宽广的胸怀吸纳国内外人才在这里创业创新。朋友的学生杜彦新,大学毕业后远离家乡来到三宝创业,至今已研发30多种陶瓷作品,销往世界各地。三宝已经成为“景漂一族”的聚居群落,陶瓷雕塑、绘画、书法、饰品、创意产业等,在注重彰显个性文化价值的“景漂一族”带动下蓬勃发展。

一个个瓷窑隐藏在景德镇各处,表面上看不出热火朝天的景象,但是,越过高高低低的墙头,会看到一些走来走去的人影,看到一排排打磨好的泥胎,看到一箱箱整装待发的瓷器。

在景德镇繁华的市井之中,有许多高墙深院,院中高高的烟囱,深锁着一个个有关陶瓷的传奇故事。

灯火辉煌的夜晚,行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,适逢一年一度的陶瓷春季大集,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在精美的展台上展销自己的作品。

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景德镇。当你徜徉在陶瓷店铺林立的古街,站在青砖黛瓦的屋檐下,凝望那斑驳的陶瓷与精美的瓷板画;当你推开一扇古老厚重的木门,抚摸那一件件无与伦比的陶瓷作品;当你静坐在古色古香的陶瓷店窗前,看景德镇陶瓷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忙碌身影;当你听景德镇人奔跑追梦的急促脚步声,不由感到自己仿佛也涌入景德镇人追梦的洪流之中……

景德镇,真是一个追梦圆梦的地方。

景德镇,集历代名窑之大成,展千年传统之风采。和许多古风相传至今的古城一样,景德镇有着基于自己的历史故事、人文风情,景德镇人有着山外难觅的朴实与真诚、开放与精明。他们生命中的时光都与这陶瓷、这古窑、这山水一同度过,他们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,创造了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陶瓷之都。

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景德镇。当你徜徉在陶瓷店铺林立的古街,站在青砖黛瓦的屋檐下,凝望那斑驳的陶瓷与精美的瓷板画;当你推开一扇古老厚重的木门,抚摸那一件件无与伦比的陶瓷作品;当你静坐在古色古香的陶瓷店窗前,看景德镇陶瓷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忙碌身影;当你听景德镇人奔跑追梦的急促脚步声,不由感到自己仿佛也涌入景德镇人追梦的洪流之中……

景德镇,真是一个追梦圆梦的地方。



我的姥爷

□ 姜志强

谈到家家规,我不由想起了已经过世32年的姥爷——朱金生。这位194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世时的点点滴滴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姥爷生于1903年。当时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他长大后结婚育的9个孩子(6男3女),由于颠沛流离、躲避战乱等原因,大多不是早早夭折,就是被饿死冻死。听说我有个舅舅,被国民党兵抓去当壮丁从此失去了音信。到最后,姥爷只剩下我母亲这么一个孩子。我们姐弟4人,从小就是在姥爷、姥娘家长大的。

听母亲说,姥爷是1948年入党的。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“拉锯”状态,做党的革命工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解放战争中,他带领民工到淮海战役的前线运送物资,抢救过伤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我们老家做过13个村的村主席。再后来,因为他没上过学,不识字,就在生产大队当了治保主任,一干就是好多年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姥爷是一个脾气暴躁、胆子特别大、原则性特别强、一心为公又很倔强的老人。他思想觉悟高,党性强,可有点认死理。当时母亲也是村干部,村里的支部会议偶尔会在我们家召开。开会时,只要听说有干部办事不公或者占公家的小便宜,他就会当众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、站不住脚。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旺男,也是一位德高望重、原则性很强的老党员,可他总是躲着姥爷走,轻易不敢见姥爷。

姥爷在生活上极其节俭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姥爷在一块儿吃饭,每当他看到我掉在地上的饭粒,总会一边唠叨一边捡起来自己吃掉。

姥爷是大公无私的。随着年龄渐长,姥爷的身体大不如前,组织上照顾他,让他去看我们生产大队的果园或菜园子。他经常带我和弟弟一起去。但是,每次去果园或菜园子,我们都不敢偷偷捡拾落在地上的熟柿子或被鸟啄落的瓜果,如果捡拾被他看到,轻者挨骂,重者挨打。虽然他对我们疼爱有加,平时跟他出门,我们走累的时候,他经常让我们骑到他的脖子上,驮着我们走,但是在公与私方面,他从不让我们占公家的任何便宜。

姥爷勤劳、本分有耐力。农忙时,姥爷会和我们一起下地干农活。农闲时,他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到外面干活。干活的时候,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们还小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干活就像吃饭一样,要一口一口地吃,慢慢来。轻来轻去搬座山,干活要有长劲儿……”

这就是我的姥爷,一位一心为公、刚直不阿、坚持原则、爱憎分明的老共产党员。在他的呵护和言传身教下,我养成了不拿别人的东西、不贪占小便宜、不搞特殊化、勤俭节约等好习惯。长大后参加工作后,在他的教导下,我不怕困难、敢于吃苦、敢于担当、公私分明、疾恶如仇。有人说,家家规就像传家宝、接力棒,将随着子孙的成长进步代代相传、发扬光大。

感谢我的姥爷,您留下的好家风,我们一定传承下去。



◎ 和父亲一起散步

□ 于晓玲

两个月前,父母因拆迁搬进了新居。自从他们搬进新居,我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,每周到他们那儿住两晚,帮他们打扫一下卫生,也陪他们说说话。

父母的新居在小区最前面的一栋楼上,采光很好,窗前不远处是一片麦田。有时候二姐也去。我们收拾完屋子,总是一起出去散步,说说家长里短,任熟悉的乡野的风吹在身上,仰头看看还算皎洁的月光,感觉这里就是家。

夜里睡眠还好,醒来已是早上5时。二姐起床后要出去做工,而我起床后要梳头洗脸。这时,父亲也起床了,在客厅里咳嗽着。他气管不好,早上总要咳嗽一阵。母亲则披衣靠着床头坐着,看我们在那儿各自忙活。

梳洗罢,我对父亲说:“走,咱们出去转转吧!”父亲答应一声,和母亲说:“我们出去转转啊!”然后,他穿上一件外套,和我一起走了出去。外面已经有人起床散步了,大门口的早餐摊上,有穿着迷彩服的民工在用餐,包子、豆腐脑、麻辣烫,生意好得很。这时,一辆三轮车在我们身边停下,一看,原来是老街坊。嘘寒问暖一番,他们说来小区看房子的。他们的房子正在装修,准备过一段就搬过来住。

告别老街坊,我们继续朝前

走。不远处有一条田间小路,两边种的都是麦子,还有一个桃园。我提议道:“不如到那里转转吧,空气还好好。”父亲答应了,和我一起走上那条田间小路。

小路的两边长着伏地的青草,中间是被踩得发白的小道。正是麦梢黄的时候,两边的麦田金黄中透着青,那颜色让人想起初秋时的银杏叶,真是漂亮极了。我问父亲:“再有几天就能割麦了吧?”父亲说:“6月5号左右吧。”家里还有一亩多麦地,父亲说:“我和你妈商量好了,等收割了让你大姐、二姐和你每人拉回去几袋,她们都没有地了,自己家的麦子磨的面还是好吃些。”我点头称是,弯下腰掐了一穗麦子在手揉着。

父亲继续朝前走着。这时,太阳升起来了,阳光洒在田野上,麦子更显得生机勃勃。父亲走在那条田间小路上,我禁不住拿起手机,以麦田为背景,给父亲照了张相。

翻看那张照片,只见我长长的影子映在麦田里,父亲的手背在身后,坚定地朝前走着。因为离得远,父亲的背影看起来很小,我却似乎听到了他年轻时铿锵的脚步声。

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里,立即有朋友点赞。他们赞叹朝阳下的麦田景色之美,更有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准备周末去拍照,只有我,为记录下了那美丽温馨的一刻而欣慰。



天空之镜 辛华摄

◎ 编苇席的父亲

□ 张留周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,每每想起他,我眼前就浮现出他编苇席的身影。

父亲命运多舛,7岁时便没了娘,跟着爷爷东奔西走,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邻居大爷看父亲可怜,便带在身边让他帮忙做杂务,给口饭吃。为了让父亲掌握一门手艺,邻居大爷就教他编苇席。编苇席不算啥技术活,可要编得好,需要下一番苦功夫。父亲不仅勤快,不怕吃苦,而且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。几年时间,他便把师傅的技艺学到手,苇席编得又快又好,很快在十里八村出了名。14岁起,父亲可以独立门户了,就开始一个人带着一把“五尺”(编苇席的工具),走南闯北打天下。

在那个靠体力吃饭的年代,撑起一个12口人的大家庭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身材矮小却坚韧的父亲,从不想天尤人,一个人默默吞下委屈和心酸,靠勤劳的双手撑起了一方晴

朗的天空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白天下地劳动,晚上在家编苇席,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可以说,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编苇席。在编苇席时,他忘记了忧愁和压力,找到了自信和快乐。

小时候,村外绕着一条小河,两岸长满了芦苇。深秋时节,芦苇挺拔,芦花灰白,秋风吹过,苇叶沙沙作响,一排排白浪此起彼伏,像波涛汹涌的大海。霜降到了,苇叶变黄脱落,高过头的芦苇也该收割了。父亲拉着架子车,慢慢地向村里走,看着满满一车的芦苇,我真担心芦苇会塌下来砸着他。

芦苇拉回家,靠院墙立着晾晒,十天半月后就可以剥苇皮了。剥苇皮是编苇席的第一道工序,算是最轻松的活,一般都交给孩子们干。我们边干边玩,少不了被大人数落几句。剥完苇皮,芦苇顶端的苇毛被剪下来,结实的绑成小扫帚,柔软的塞进鞋子里。

剥完苇皮就进入第二道工序:破苇秆。破苇秆有一些技术含量,要两只手配合,力量适度,破出来的苇秆才

粗细均匀。我们常常拿不准,所以一般情况下父亲亲自干。吃过晚饭,父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,坐在院子里破苇秆。大的苇秆用铁筒状的苇穿子,一劈三份;小的苇秆用镰刀从中间划开,一分为二。父亲熟能生巧,不用眼,只看两只手习惯性操作,劈出的苇秆粗细均匀。每天晚上,父亲在院子里劈苇秆的声音,成了我们家最动听的音乐。

第三道工序叫碾苇篾。苇篾又硬又脆,需要头一天晚上喷上水,翌日用石碾反复碾柔软了,才可以编苇席。我家堂屋角落里,放着一个青石碾。石碾表面光滑锃亮,因为它是父亲的宝贝,平时没有人敢碰。碾苇篾也不简单,力量不均,石碾会从苇篾上滑落。速度太快,又碾不出效果,所以父亲高兴时哼唱的小戏,组成一曲和谐动听的农家交响乐,令人百听不厌。

苇席编好后,进入最后一道工序:扞边。父亲将粗糙的席边洒水,浸泡柔软后用一把特制的刀子,将带尖的篾头一根根插进去,碾压几遍,就大功

告成了。编好的苇席有大有小,用途各异。有的用来铺床纳凉,有的用来搭棚贴墙,不一而足。最好看的是婚庆用的苇席,上面有大红色的图案,喜庆吉祥。那个年代,苇席是农家不可或缺的物品,不仅物美价廉,而且经久耐用,很受欢迎。所以,编苇席给我们家带来了福音。我们姊妹几个靠着这点儿收入,都走进学校读书,了却了父亲的心愿。

整个寒冷的冬天,父亲一直在默默地编苇席,编好的苇席被一捆一捆地背到集市上卖掉。父亲没有上过学,他常常说,自己没本事,凡事不能偷奸耍滑,只有多干点儿,才能赶上别人。种地,父亲总要比别人家多翻地、多施肥、多除草,所以我家种的粮食又多又好。编苇席,父亲用好材料,下真功夫,不偷工减料,所以他编的席结实美观,背到集市上很快就被抢光。

一张苇席,一幅图画,一世情缘。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了,可他永远在我们心中,留给我们一笔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。